

醫圖
編



R2
34
3

医 碁

清·何梦瑶 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A761.10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清代南海何梦瑶辑录,共六卷:卷一为中医基础理论的阐述及气、血、寒暑湿气食恶诸中等杂证;卷二为温、疟、咳喘、伤食劳倦、虚损癆瘵、痞满积聚、虫证等;卷三为肿胀、黄疸、痿痺、呕吐、噎膈、泄痢、二便及头项腰腹背痛等杂证;卷四为五官、二阴及情志诸证;卷五为望闻问切四诊基础知识;卷六、七为临证应用方剂。

本书据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同文堂藏版排印。书名《医碥》,含有“学医阶梯”之义,故可供中医院校学生、中医带徒学习中医基础知识及杂证时参阅。

医 碥

清·何梦瑶 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45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无锡县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05,0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300

统一书号: 14119·1510 定价: (科四)1.30元

何梦瑶与《医碥》

——代序

一

何梦瑶字报之，号西池，晚年自称研农，广东南海云津堡人（今广东省南海县西樵公社崇北大队沙村）。生活于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公元1693～1764年，据《南海县志》《广州府志》）。

何氏年三十八成进士，对诗、文、音律、算术、历法都有研究。友人辛冒五《医碥》序说何氏“与予极论西历、平弧、三角、八线等法”，则何氏对西方文化亦有所研究，足见其学识渊博，纵观何氏毕生的成就与贡献，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医学。

何氏历任广西阳朔、思恩等四县县官和辽阳州官。在任职期间不断为人治病，并写成《医碥》一书，当思恩县防疫流行时，“西池广施方药，饮者辄起。制府策公，下其方于郡邑，存活甚众”（《医碥·赵序》）。何氏由于宦途并不称心，乃离职归乡，悬壶自给，抱济世利民之心，以医学家终其生，深为人们所称颂。

何氏著作有《医碥》《伤寒近言》《妇科辑要》《痘疹辑要》《本草韵语》《针灸吹云》等，《医碥》是其代表作。

何氏医学宗王肯堂。辛序说：“王金坛先生《证治准绳》脍炙人口，予友何西池称为近代医书之冠。虑其奥博难读，因作《医碥》以羽翼之。其书文约而义赅，深入而显出，当与《准绳》

并传无疑。”王肯堂的医学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曾给予比较中肯的评价:“于寒温攻补无所偏主。视缪希雍之余派,虚实不同但谈石膏之功;张介宾之末流,诊候未施先定人参之见者,亦得其平。”何梦瑶《医碥·凡例》说:“河间言暑火,乃与仲景论风寒对讲;丹溪言阴虚,乃与东垣论阳虚对讲,皆以补前人所未备,非偏执也。后人动议刘朱偏用寒凉,矫以温补,立论过当,遂开酷烈之门,今日桂附之毒等于刀锯,梦瑶目睹时弊,不得不救正其失,初非偏执,读者幸勿以辞害意。”王肯堂对四大家无所偏倚,何梦瑶继承了王氏的主张,又针对当时医家偏于温补的流风而立意写《医碥》的,所以他取名《医碥》的“碥”字,既作医学的“阶梯”讲,又含时医之“碥石”之意。何氏当年还将本书作为教材,“辑以教邑医”(《医碥·凡例》),以提高地方医生的诊疗技能。

《医碥》是以临证医学为主,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的、深入浅出的、在清代医学中有一定地位的名著。

二

《医碥》虽说以《证治准绳》为蓝本,但全书贯串着何氏的超卓见解及丰富经验,对王氏既有所继承,而又有所发扬,兹试论何氏学术经验的主要特点如后:

(一) 重视基础理论。《医碥》首论脏腑,用简括之笔叙述五脏六腑的解剖位置,说得具体清楚而大致不差,二、三百年前能作如此描述实属难得。对于三焦的有形无形,他同意张景岳的意见,认为即腔子:“脏腑如物,腔子如囊之括物,人但知物之为物,而不知囊子亦为一物,其说甚通。”可见他对温补派的景岳学说有所钻研,并能取其所长而不偏执。

《医碥》对医学基本理论的介绍,除了作为入门简介之外,

有些地方提出了他独特的见解。生理上何氏十分重视水与火的关系，他说：“总之人身中润泽之气即水也，温暖之气即火也，一有偏胜，其致自饮食者，调之甚易；其禀于胎气者，治之甚难。故先天为重，然不以畏难而废治，全赖饮食以救弊补偏，故后天为要也。”又如五脏生克说，除了说明“亢则害，承乃制”等经典学说之外，他还同意赵养葵《医贯》水能克火又能养火，金能生水，水亦生金等五脏互相影响的观点。何氏并进而阐发：“予谓五脏无一脏无血液，是皆有水也；无一脏无气，是皆有火也；无一脏不发生，是皆有木也；无一脏不敛，是皆有金也；有气有血，有发有敛，是无一脏不和平，则皆有土也。知五脏各具五行，则其相互关涉之故，愈推愈觉无穷，而生克之妙，不愈见哉？”（《医碥》卷一）此外，何氏对阴阳、运气、虚实寒热、标本、表里、气血、补泻等论，文字简要而寓深意，可以说都是经过他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提炼之后写成的。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何氏对中医基本理论的介绍还不够全面和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如以八卦配五脏五行之说就属牵强而不切实际者。

（二）论火。何氏生于广东，久居南方，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仔细观察研究热带、亚热带地理气候条件下，人体病变的规律。何氏推崇河间、丹溪之学，认为“凡病多火”，他运用脏腑经络学说，将临床见到的各种火热证象，进行了归类，“五脏有邪，各有身热，其状各异”，根据其病位和病性施方遣药。如何氏认为黄芩一物煎、丹溪清金丸泻肺中血分之火；泻白散泻肺中气分之火；泻青丸、六味地黄丸清肝火；泻黄散、人参黄芪散清脾热等等。既有标本之别，又有攻补之分，对治疗火热诸证的方法有所发展。

（三）论湿。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另一个特点是雨季长，雾湿重。何氏基于岭南地卑土薄，春夏淫雨，潮湿特甚，人多

湿病的情况,对冒雨卧湿、岚瘴熏蒸之外感湿病和脾虚而致的内伤湿病,都作了精湛的论述。他强调合理运用理脾祛湿之法治疗各种湿病的作用,书中记载了何氏运用祛湿药物的经验:以苍术、茯苓、猪苓、木通等为通用药;湿病在上加防风;在中倍苍术;在两臂加桑枝、威灵仙;在周身加羌活、乌药;在足加牛膝、萆薢、防己;湿而兼血虚必加当归;寒湿加虎骨、官桂等等,何氏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四) 论瘟疫。据史料清初南方诸省曾暴发几次大的瘟疫流行,如何提高瘟疫病的诊治水平,是当时医学界的当务之急。何氏认为瘟疫不同于伤寒,是特异的致病物质侵袭人体而致病,他说:“瘟疫非伤寒也……此天地之厉气也,邪自口鼻入内。”(《医碥》卷二)他在疫区诊治瘟疫病的过程中,对瘟疫病的汗、斑、苔、脉的变化及临床意义都作了详尽的研究和记载。治疗方面何氏主张立法应重在“逐邪”,他详细介绍了瘟疫病的汗法、下法、下后变证、兼证、妇人小儿瘟疫、瘟疫后遗症。对如何使用白虎、举斑、黄龙等汤证,从临床症状、辨证要点到立法用药都作了分析和阐述,其中有许多内容至今仍有价值,确实是经验阅历之谈。何氏瘟疫之论继承吴又可而有所发展,对温病学说有一定的贡献。

(五) 论虚损。何氏不仅长于外感温热病证,对于内伤杂病,同样潜心究察,立论的当,内容丰富,“书中时出创解,颇有裨益于医学”(谢观《中国医学大辞典》)。其对虚损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何谓虚损?何氏认为:“虚者血气不足,久则肌肤脏腑亦渐消损,故曰虚损。”(《医碥》卷二)至于虚损一证的形成,何氏归纳为“关乎五脏”、“责之于脾”、“肾为最重”,这对虚损的病机,说到了关键之处,是很切合临床实际的。对于虚损的治疗,何氏主张“大纲须分气血阴阳”,然后根据五脏气血阴阳虚损的程度而辨证施治。他善用滋阴降火、填精养血诸

法,认为虚损之疾百脉空虚,非粘腻之物填之不能实,非滋润之物濡之不能润,久病虚寒者力荐温补之功,或加煎熬膏剂,或食物疗法,或脏器疗法等等,显见何氏对虚损病有丰富的临证经验。

《医碥》对痹、喘、痰、郁等病证的论述,亦多所发挥,不一介绍。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书中有些内容带有时代的痕迹,有其局限性。总之,何梦瑶《医碥》的成就,是在总结前人学术经验的基础上,用自己毕生的实践,经过理论上的探讨钻研而取得的。此书是我们研究清代医学及何氏学术经验的重要著作之一。广东人民为了纪念何梦瑶对我国医学的贡献,在鸟瞰广州市的越秀山上,镇海楼中广州历史博物馆内,尊放着何氏的肖像及《医碥》木刻本,供后人瞻仰。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标点、出版《医碥》之际,应邀就《医碥》一书,对何氏的主要学术经验作一简单评介。何氏其他著述,尚需发掘整理,文中不周或错谬之处,尚祈读者指正。

邓铁涛 徐复霖

一九八〇年十月一日书于广州

自序

文以载道，医虽小道，亦道也，则医书亦载道之车也。顾其文繁而义晦，读者卒未易得其指归，初学苦之。瑶少多病失学，于圣贤大道无所得，雅不欲为浮靡之辞，以貽虚车消。因念道之大者以治心，其次以治身。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医所以治身也，身死则心无所寄，固小道中之大者。爰取少日所诵岐黄家言，芟其繁芜，疏其湮郁，参以己见，泐为一书，用以阶梯初学。非敢谓是载道之车，欲使升车者藉此以登，如履礧石云耳，故以“礧”名编。或曰：方今《景岳全书》盛行，桂、附之烈，等于崐冈，子作焦头烂额客数矣。人咸谓子非医病，实医医。是书出，其时医之药石欤？“礧”当作“砭”。予笑而不敢言。

乾隆十六年岁次辛未季春望日南海何梦瑶书于乐只堂。

赵 序

予友何君西池，年三十八始成进士，其成晚，故得博通诸艺。能医，尤其笃嗜而专精者也。然自其为诸生时，即文名籍甚，学士惠公称为南海明珠。于是西池之见知于人者，独著于诗文，餘技遂为所掩。己酉选拔策询水利，西池以医喻，娓娓且千言，学士顾公亟赏之，拔置第一。予亦与选，得读其文，然后知西池之旁通于医，而尤未悉其妙也。西池联捷后，寻观政西粤，历宰义宁、阳朔、岑溪、思恩诸邑，迁牧辽阳，则又但以善政闻。然其在思恩也，疠疫流行，西池广施方药，饮者辄起。制府策公下其方于郡邑，存活甚众。辽阳民王洪，病风年余，狂易多力，投入秣火中，焦烂无完肤。傅以药，数日愈。于是西池坐厅事，呼伍伯缚王洪庭柱间。洪且詈且歌，州人聚观如堵。西池先威以刑令怖慑，旋予汤液，两人持耳灌之。有顷，暴吐下，其病遽失，人咸惊为神。嗣是西池之医，遂稍稍著矣。庚午夏，予内子病两月不少间，诸医皆束手，已治木矣。适西池请告归里，亟延诊。先后处大承气、白虎、小柴胡数十剂，效若桴鼓。予谓西池，诸医皆言阳虚宜扶阳，非参附勿用，子独反之，何也？曰：此非粗工所知，且此辈妄引《易》义，动言扶阳抑阴。夫《易》阳君子，阴小人，故当扶抑。医言阴阳，俱气耳。气非正则邪，正虚无论阴阳均当扶，邪胜无论寒热均当抑，何得牵西补东耶？人以温补为起死回生，而不识热伏于内，而妄投桂附，竟不明其误服杀人。而承气汤，大黄、朴硝即回阳之上品，故能扶。补泻初无定名，盖视病之寒热以为去留，今不问何证，概从温补，何异惩溺一，水趋火灭，不亦惑乎？又曰：

医有所偏黠，庸医不知温补之能杀人也，以为平稳而用之；黠医知温补之能杀人，而人不怨，以为可以藏拙而用之。于是景岳书徒遍天下，而河间、丹溪之学绝矣。距邪闲正，吾能已乎？西池之言若此，然则西池之医之著于天下也，所系固不少矣。西池所辑医书凡数种，向欲梓以问世，而不名一钱，此编乃朋好所醵刻先行者。工竣，命予弁其端。予惟西池自序，简括精妙，无可复益。聊缀拾其言论案验之未著于篇者告诸世，使知西池之所长，不独在文章政事间，而众著之，以嘉惠天下也，是为序。

赐进士出身截取知县年眷同学弟赵林临拜识

辛 序

王金坛先生《证治准绳》脍炙人口，予友何西池称为近代医书之冠。虑其奥博难读，因作《医碥》以羽翼之。其书文约而义赅，深入而显出，当与《准绳》并传无疑。盖皆以文学名儒，而发轩岐之秘，宜其足以行远也。独是金坛之作《准绳》也以罢黜，而西池之作《医碥》也以幽忧之疾，倘所谓穷愁著书者非耶？因念西池少时，妻子仆婢财十数人，有田数十亩，足供饘粥，意兴甚豪。酒后耳热，纵谈古今世事，烛屡跋不肯休。又尝与予极论西历、平弧、三角、八线等法，及填词度曲之理，片言印合，欣然起舞，初不知人世有穷愁事。一行作吏，田园荒芜，而食指且半千，于是引疾里居，悬壶自给，曩时豪兴索然矣。予尝过其家，老屋数椽，仅蔽风雨，琴囊药裹外无长物。有数岁儿，破衣木履，得得晴阶间，遽前揖人，婉变可爱。问之，则其孙阿黄也。予谓西池，同年中惟君与孔兼容能医，又皆工诗，而其穷亦相若。兼容自宜春解组归，为小儿医，日获百钱，即弹琴歌商，浩浩自得，岂医与诗皆能穷人耶？抑廉吏固不可为耶？今兼容补官有日矣，西池尚高卧不起，窥其意，似欲以医终老者。然则贫固其所甘，而穷愁著书又其所乐者矣。或曰：多文为富。西池尝举鸿博，著述追步金坛，何富如之？是编又继《准绳》行世，可以不朽，视富贵利达，朝荣夕萎者，所得孰多？宜西池不以彼易此也。噫，知言哉！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加一级前翰林院汉书庶吉士壬子科乡试福建文闱同考官己酉科解元年眷弟辛昌五顿首拜撰

凡 例

一、论证须明其所以然，则所当然者不言而喻。兹集务穷其源，故论证详而系方略。如怒、太息等篇，并不系一方，但明其理，则方在其中。如必欲考古人成法，于《准绳》等书检求可也。

一、论中所引古人成说，欲令读者易晓，不无修饰之处，即非古人原文，故多不著其名氏，非掠美也，谅之。

一、议论多出臆见，间与古人牴牾，不避不敏，求正有道，幸恕狂瞽！

一、河间言暑火，乃与仲景论风寒对讲，丹溪言阴虚，乃与东垣论阳虚对讲，皆以补前人所未备，非偏执也。后人动议刘朱偏用寒凉，矫以温补，立论过当，遂开酷烈之门。今日桂附之毒，等于刀锯。梦瑶目睹时弊，不得不救正其失，初非偏执，读者幸勿以辞害意。

一、是集宦游所作，自粤西而辽左，十余年来，风鹤烟江，霜轮沙碛，偶有所得，随付小吏录之。以故体裁无定，亦欲改从画一而多事，仓卒未能也。

一、论中主治诸方，隶别门者注明见某门字样，其不注者即本门方。或虽隶别门，而一篇之中重出数见，亦但于首见者注之，余不复注。

一、方下例系主治，以著本方之功，即以明用药之理。知某药为某病设也。凡品味庞杂者，必所治之证不一，丹溪所谓杂合之病，须用杂合之药治之也。本宜备录，以铍板力绌删之，用方者当因病加减，更详考原方主治为佳。诸方多从《准绳》录入，按门索之。

一、药品分两轻重,古今不同,炮制亦异,当酌宜用之。

一、此书止论杂症,尚有《伤寒论近言》、《妇科辑要》、《儿科辑要》、《痘疹辑要》、《本草韵语》、《针灸吹雲集》等书,俟续刻呈教。

一、五卷四诊,宰思恩时辑以教邑医者,本自为一书,今附《医碁》之末,颇多改窜,与旧本歧出,当以今刻为定。

目 录

卷一 杂症

藏府说·····	1
心包络三焦说·····	2
五藏配五行八卦说·····	3
水火说·····	4
命门说·····	6
五藏生克说·····	7
五邪说·····	9
十二经配三阳三阴说·····	11
六气说·····	11
六气后论·····	12
运气说·····	13
虚实寒热说·····	14
补泻论·····	14
反治论·····	15
标本说·····	16
表里论·····	18
阴阳论·····	19
夏月伏阴辨·····	20
气·····	21
气之病证·····	23
脉法·····	24

治法·····	24
血·····	25
吐血·····	27
咳嗽血·····	28
咯唾血·····	28
鼻衄·····	29
齿衄·····	29
舌衄·····	30
耳衄·····	30
肌衄·····	30
九窍出血·····	30
搔痒出血·····	31
便血·····	31
溲血·····	32
畜血·····	32
脉法·····	33
治法·····	33
发热·····	38
潮热·····	43
恶寒·····	43
寒热·····	45
诸中总论·····	47
中风·····	49

内伤兼外风证·····	49
内风证·····	53
中寒·····	57
中暑·····	58
中湿·····	59
中气·····	60
中食·····	60
中恶·····	61

卷二 杂症

伤风寒·····	62
破伤风·····	62
伤暑·····	63
伤湿·····	67
伤燥·····	68
春温·····	69
瘟疫病论·····	71
瘟疫备用诸方·····	73
瘟疫杂病论·····	74
汗论·····	74
下论·····	76
下后诸变证论·····	77
瘟疫兼证论·····	79
愈后诸证论·····	81
妇人小儿瘟疫论·····	82
补遗病论·····	82
疟·····	82
咳嗽·····	89

喘哮·····	92
短气少气·····	95
暖气·····	96
呃逆·····	96
欠嚏·····	97
伤饮食·····	98
不能食·····	101
劳倦伤·····	102
虚损癆瘵·····	107
火·····	111
郁·····	113
痰饮·····	115
痞满·····	123
积聚·····	124
虫·····	127
中毒·····	130

卷三 杂症

肿胀·····	134
黄疸·····	140
消渴·····	143
痿·····	146
肺痿、肺痛·····	148
痹·····	151
痉·····	154
汗·····	156
呕吐·····	159
反胃噎膈·····	161

霍乱·····	163
泄泻·····	167
肠鸣·····	170
痢·····	170
大便不通·····	177
大小便不通·····	178
小便不通·····	178
淋·····	180
小便数·····	182
遗尿、小便不禁·····	183
小便黄赤·····	184
交肠·····	184
关格·····	185
头痛·····	187
眩晕·····	190
项强痛·····	192
胸痛·····	192
心痛·····	193
腹痛·····	195
腰痛·····	197
背脊强痛·····	198
胁肋痛·····	199
臂痛·····	200
身体痛·····	201
面·····	201
耳·····	202

卷四 杂症

鼻·····	206
口·····	208
唇·····	209
齿·····	210
舌·····	213
咽喉·····	214
瘡·····	219
皮毛鬚髮肌肉筋骨	
四肢二阴·····	221
厥逆·····	225
牵·····	227
抽搐·····	228
颤振·····	229
脚气·····	229
赤白浊·····	232
遗精·····	233
阴痿·····	235
阴缩阴纵·····	236
疝·····	236
脱肛·····	240
谷道痒痛·····	241
怒·····	241
太息·····	241
喜笑不休·····	242
悲·····	242
惊·····	242